

廖榑子

吴化林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廖 櫟 子

吴化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故事梗概

一九四零年春，日寇对我华北根据地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使我解放区十村九空，有一些村庄只有村名，村民全被日本鬼子杀光了。

日本兵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我中华儿女的反抗怒火。我八路军发动了人民战争，由民兵带领人民群众扒铁道、破公路、断绝敌人的交通、粮道，造成敌伪军人无粮、枪无弹、无法应付八路军白天的百团运动战和夜间民兵的游击战和麻雀战，只三个月被逼得日军大扫荡草草收场，龟缩到华北各大、中、小城镇据点，不敢出战。我八路军趁机扩大了解放区，发动人民武装起来对敌斗争，每个县建一个大队，在敌占区建立游击队，号召青年参军打日本。本书主人公——十七岁的放羊娃廖橛子就是不愿当亡国奴报名参军的。他在战斗中英勇无畏，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战士。

在陪伴伤员住院期间，他如饥似渴的跟负伤的战斗英雄们苦学杀敌本领，又遇见一位红军中的中级指挥官，教他战术知识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归队后经几次战斗，他从战士升到分队长、中队长，不到一年，他竟能独挡一面，当上了县大队的总指挥。

本书细节生动，人物性格鲜明，以战士廖橛子的成长经历，再现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史，歌颂了不畏强敌、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

犟老头写书记（代序）

路茗

85岁的吴化林经历过很多事，少年时遭遇抗日战争，父母举家搬到了农村，他成了放羊娃；青年时，他加入了文工团，跟随大部队一起经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年时，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被打成了走资派，下放到铁路当工人；跟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被平反，但挥之不去的阴影让他放弃了继续从事心爱的文艺工作，留在了铁路；离休后，他跟风“下海”，开起了餐馆……被命运推着四处奔波了一辈子的老人，在2001年终于静下来，决定写书。

没有人支持，没有写书经验。12年的时间，两本成书，一摞等待出版的书稿，是85岁的吴化林用手写出来的“事业”，他的战友赵道评价说，他认识的吴化林就有那么一股子永不服输的犟劲儿。

“我想把我知道的事情都写出来”

除了儿女来看望的日子，每天上午九点，吴化林总会准时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书桌上有一本被翻烂的新华词典。吴化林说，由于受到战争迫害，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解放后组织上让他参加了培训，所以在他看来，他的很多文化知识都是党培养的。

查阅字典和校对稿件时，吴化林手里经常拿着一个放大镜。写书的前几年，他只要用老花镜就能看清楚，但随着经常写稿用眼，他的视力越来越差，不得不依仗放大镜。

其实写稿拖累的不仅是眼睛，还有吴化林的腿。老伴陈若珍说吴化林以前身体一直很好，但自从写书之后，常年坐在家里只写作不运动，现在肚子大了，脚也肿了，最近几年大腿动脉硬化，让吴化林走起路来都很吃力。

家人希望吴化林能健健康康地安享晚年，家里几乎没有人支持他写作，“你写的书没人看。”“你写这些有什么用？”出于对吴化林身体状况的担心，家人不止一次地“泼冷水”，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写书的决心。这个犟老头知道，家人都很关心他，不然绝不会一边泼冷水一边帮他打印书稿、设计封面。

“我想写书，我想把我知道的事情都写出来。”吴化林说。

下海经历成《黄桷艳》蓝本

198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初见苗头，“批倒批臭”的年代已经过去，“下海经商”成了时髦的词，60岁的吴化林也赶了回时髦，在北京南站开起了饭馆，当上了老板。

说起开饭馆的初衷，吴化林说他要趁自己还有力气，为没有工作的老婆挣够养老钱。这钱可真不好赚，饭店刚开张时，吴化林甚至不得不往里倒贴钱，但不轻言放弃的他凭着自己的犟劲儿，生生扛了两年，直到第三年饭馆才开始盈利。

风风火火创业12年的经历是他的处女作《黄桷艳》的创作蓝本。“第一次写书也没有什么经验，就挑有乐子的写，除了开饭馆的故事，我还把我们老两口斗嘴，逛龙潭公园的趣事给写进去了。”吴化林说，他自费出版了这本二十多万字的小书，并将700本成书全送给了亲朋好友，自己并未留存。

《最后战役》还原真实战场

有了第一次写书的经历，吴化林渐渐对自己有了信心，他开始想写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跟随部队参加解放战争是最让吴化林难忘的经历。吴化林的额头上有一块“V”字形的伤疤，是流弹的碎片划伤的，敌人突然发起进攻时，他和文工团的其他同志正在给战士们进行表演，鼓舞作战士气。

按照规定，他们应该立即向后方转移，但一位战士不经意的一句埋怨，让倔脾气的他冲到了第一线。被流弹划伤后，他并没有察觉，耳朵被炸得嗡嗡作响。在队友连说带比画的提醒下，他才发觉自己流了一脑门子的血。战地卫生员顾不上给他缝合，抹上红药水后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接着便去抢救另一个伤员了。事

后，吴化林的领导并没有批评他：“因为当时你没有选择向后退。”

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他了解那些发生在战场上的故事，他想发声，想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战场。吴化林说：“我平时在家也看关于解放战争的电视剧，但那些都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有的甚至背离了历史。”

《最后战役》描写的是华东战场上从渡长江到解放舟山群岛的斗争历程。书中，在舟山战场上，一位叫祝祥明的战士由于没有赶上大部队撤离的船只，留在了一座叫铁壁山的小岛上，国民党的士兵劝他归降，他却坚持要跳海游回去找大部队。不会游泳的祝祥明跳海后却意外地活了下来，被海水冲到一座小岛上。晚上他睡在小岛的最顶端，白天醒了就在沙滩上捡退潮留下的鱼蟹，口渴了也只能喝小岛顶端落有蚊虫卵的水，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看见大部队的船，他才得救。这类似于《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情节，却真实地发生在战场上，“这是有原型的，他就是我的战友，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吴化林说，在他的这部书中有很多生动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他身边的。

《廖槲子》圆老人多年心愿

尽管吴化林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但在铁路工作时的一次外出调查经历，却给他留下了一段痛苦的回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铁路上的两派人斗得厉害，吴化林是刚下放来的新人，为人又比较实在，两派人就让他去河北等地调查“可疑人员”的情况。在河北调查时，吴化林经过了很多被日本人“屠村”的村庄，“十个村子里就有两三个被屠村，我看见那些……”正说着，85岁的吴化林开始哽咽，这也成了他心中化不开的痛。

日本侵华时，他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为了躲避战乱，七八岁的他跟着父母搬到了农村，半路上，在一个叫永沟寨的地方碰到了一群日本兵。“日本人把我们分成了男人、女人和孩子，当场就把国民党的士兵用刺刀给刺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天黑前，日本人也没有迫害这些逃难的人。由于人多，周围又都是麦田，吴化林一家在夜色的掩护下，偷偷逃跑了。当时的吴化林年纪小，并不知道害怕，但母亲死死拽着他拼命向前跑的手，却让他感觉到了恐惧。

逃到姥姥一家所在的村庄时，村子里只有一群吃死人吃红眼的野狗，这让一家人的心凉了半截。虽然事后得知村里大部分人都逃到了河对岸，姥姥一家也平安无事，但风里都充满血腥味的村子，却刻在了吴化林幼小的心里。

2007年，79岁高龄的吴化林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抗日战争的书，几经斟酌，

他选取了百团大战作为背景，通过“廖槲子”这个人物形象反映抗日战争这段历史。

一首诗“磨”了半年功

越是珍贵的就越难以表达，《黄炉艳》吴化林写了两年；《最后战役》吴化林写了三年；《廖槲子》吴化林写了六年还没写完。

按照吴化林原本的计划，主人公廖槲子直接就跟着八路打鬼子，参加百团大战。由于写好这本书的愿望过于迫切，每一个情节吴化林都要琢磨半天，最少的时候，他一天只写几句话。

吴化林白天吃饭时想，晚上睡了觉还在想，有时候还会因为一个一闪而过的想法，半夜爬起来伏在桌上爬格子。“如果我这个星期写了五章，我下星期可能就要停一停，反过来修改一下这五章书稿。”吴化林说，经过反复的修改，五章最后就剩下了两第三章。

几乎算得上是字字推敲，可当他“人物太单薄，站不起来”后，他毅然推翻了前几个月所有的努力，打算从头再来。这次，他把“廖槲子”设定成了一个17岁的少年，受到封建迫害后，跟随养父逃到了八路军所在的刘家庄，在不愿做“亡国奴”意志的支撑下参加了百团大战。

解决了思路和框架问题，吴化林开始做“细活儿”。小说中，文工团的姑娘们准备朗诵一首诗，来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赞美八路军的英勇。“我找不到合适的诗，就打算自己写一首。”这首诗一写，就是半年。无论是对日本侵华者的恨，还是对革命英雄的爱，吴化林想说的太多，可比起小说，诗歌更讲究意境，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吴化林写了一首长达八页书稿的《觉醒曲》。

如今，《廖槲子》的第一部已经完结，吴化林正在跟出版社协商出书，除去吃饭睡觉，其他时间他都在校对文稿。再读自己的作品，这个85岁的老人经常会被自己塑造的人物情绪所感染，跟他们一起哭，跟他们一起笑……

（原载《今日龙潭》）

目 录

翠老头写书记（代序）	路 茗 1
------------------	-------

一	祸从天降	1
二	死里逃生	7
三	闯出罗网	13
四	离家出走	19
五	参加抗日	28
六	火线练兵	39
七	各有对策	50
八	假戏真做	57
九	坚决退婚	60
十	一号情报	68
十一	活传话筒	76
十二	孙福猜忌	82
十三	请示上级	85
十四	进驻孙庄	89
十五	桂芳破计	94
十六	春秀被诬	100
十七	少华发愁	103
十八	战前会议	108
十九	大才立功	112

二十	分道扬镳	117
二十一	公审大会	122
二十二	春秀认亲	125
二十三	分头行动	130
二十四	夜袭孙庄	135
二十五	目标出现	139
二十六	桂芳探亲	142
二十七	解放大学	146
二十八	闻鸡起舞	151
二十九	姐俩入党	157
三十	扩军备战	161
三十一	分头行动	165
三十二	联合行动	169
三十三	找上门来	174
三十四	觉醒曲	179
三十五	成立剧社	184
三十六	互相配合	190
三十七	准备剧本	193
三十八	决定节目	197
三十九	第一台戏	201
四十	廖商炳回家	204
四十一	深入敌后	210
四十二	归队交差	217
四十三	战备检查	223
四十四	相互审查	228
四十五	夜访云水岭	232
四十六	协调工作	235
四十七	进入阵地	238

四十八	打响战斗	242
四十九	依计行事	246
五十	迎击敌人	252
五十一	追击敌人	258
五十二	走向正规	264
五十三	传送情报	269
五十四	逛北平市	276
五十五	打道回府	282
五十六	战场绣花	288
五十七	领导考查	294
五十八	碰头会议	301
五十九	围而不打	305
六十	进入阵地	310
六十一	大兵压境	313
六十二	忙于收编	317
六十三	走出地下	322
六十四	敌伪会议	328
六十五	双方谈判	337
六十六	摆开战场	341
六十七	云山战场	347
六十八	敌人营中	351
六十九	决战时期	355
七十	山头观战	360
七十一	敌人出动	365
七十二	停战片刻	369
七十三	七人小组	375
七十四	日军上阵	378
七十五	暂停整顿	384

一 祸从天降

记得，事情发生在1940年，那年牛橛子才十七岁，虚岁十八。这孩子中等身材很敦实，虎头虎脑很机灵。他爹叫牛老贵，是个守财奴，怕花钱不叫孩子上学。这孩子七岁的时候，他爹让他和家里一个放羊的一起放羊顺便学学文化。他家这个羊倌姓廖、名商炳，是从外地来这里落户的国民党伤兵，村里人都称呼他“老伤兵”，他本人也不反对，就默认了。

牛老贵守着五十多亩山坡地、开着一个豆腐坊、养着二百多只羊还喂着三口大肥猪。他家还有一条毛驴、两头大黄牛、一辆大马车。什么耕地用的犁、耙，播种用的耩子，场上用的杈、耙、扫帚、扬场锨一应俱全。可是，当地老百姓并不拿他当富农看。为此，他叫全家省吃俭用，农忙时吃干的，农闲时喝稀的。他叫大儿子牛石柱跟他种地，冬天磨豆腐、挑水、喂牲口。他叫二儿子牛木桩赶大车，农忙时往地里送肥，收割时把庄稼拉回家，时不时的往城里运运货挣点现钱。女眷也闲不着，要做全家十来口人的三顿饭，大人孩子的衣服、帽子、鞋袜都靠他们纺线、织布、缝补而成。可以说，他家除交地亩税外，再就是他家一年的油盐钱一两吊，还有发给羊倌廖商炳十二吊工钱，合两块四角现大洋，除此再没有花钱的地方了。

牛老贵为什么偏偏雇这个外号叫“老伤兵”的放羊呢？应该说是图便宜。按说在当地雇一个管二百多只羊的羊倌最少也得花十块现大洋，可是，雇老伤兵一年只花两块四角钱。而且老伤兵还认识字，能帮助牛老贵记个来往账目。老贵明着叫牛橛子帮助老伤兵放羊，实际是跟着老伤兵学认字、学放羊。老伤兵在军队里练过武术，牛橛子还能跟着他练习武术、强壮身体，长大能看家护院。

老伤兵虽然文化不高，但这些年也教会橛子不少知识，如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志、千字文等等。老伤兵经多见广，牛橛子在他的教导下也学不少乖，现在老贵家的豆腐账就是橛子经管着，老贵非常高兴。他还特别赏识老伤兵的教学方法，老伤兵教橛子学习文化从不用纸和笔，而是用鞭杆子当笔、大地当纸，走

到哪学到哪。在放羊的过程中，他也教槲子跑、跳、踢腿、下腰、挥拳、舞铲、飞石打狼、铲土轰赶羊群，练就一身好武功。别看他年纪小，现在两个哥哥谁也制不住他。和他一起赶牛、放羊一班大的孩子比武、摔跤，他是常胜“将军”。为这，牛老贵在人前背后总夸奖槲子聪明、能干，处处流露出偏爱之心。可是，这也引起了两个哥嫂对槲子的妒忌和怨恨，怕他日后掌管家财。

牛老贵喜欢老伤兵还因为他勤快。放羊回来也不闲着，总是帮助牛木桩挑挑水、铡铡草、起起牛圈、堆堆肥……干一些出大力的粗活。

老伤兵为什么愿意在牛老贵家干？而且还愿意带上牛槲子？他也有所图。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腿上负过伤，又是个快五十的人了，上山下坡腿脚不够灵便，勉强还能放放羊。如果有个腿脚灵便的孩子追追跑散的羊群，比牧羊犬强多了。况且放羊是个苦差事，一个人披张老羊皮，一年四季、刮风下雨、顶烈日、冒严寒都得陪着羊群呆在山上，没有人和他做伴。虽有三条牧羊犬跟着，那也是不够的，有个七岁的孩子跟着也是个帮手。闷了，有个人和他说话；闲了，教槲子写写字、打打拳的也能打发时间。再者，他和妻子王寡妇开了二亩半山荒地，由牛老贵免费代耕、代种、代收，也还不错。

牛老贵有这么多帮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眼看就要成财主了，可是天不从人愿，偏偏在这个时候日本鬼子占据了北平。蒋介石不抵抗，把中央军都撤到山西省去了。日本鬼子乘机推进，大有吞并全华北之势。

就在这兵荒马乱、灾难深重的年月，这一带山区又流传上了可怕的瘟疫——伤寒病。

“伤寒病”是急性传染病，只几天功夫，这一带山沟、崖头、坡底、几十个山村、乡镇的数百口子就病倒了。

凡是得了这种病的人都是头昏脑胀、高烧不退、上吐下泻，重者大便拉血，前胸后背起红疹子。这种病要是请医生治疗是能治好的，可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河北省山区文化非常落后，而且缺医少药，再说农民也没有钱请医生。只能在门框上挂一块红布条避邪，屋里上炉香求神保佑。有钱人家请巫婆来驱魔捉鬼。

这些巫婆到病人家后当场化妆勾脸、披头散发、穿上袈裟装神弄鬼。她们手执桃木剑、摇着铜铃、嘴里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念罢咒语，用朱砂在黄表纸上画佛焚烧，将焚烧的黄表纸灰放在碗里，用阴阳水送进病人嘴里，口称这是佛水叫病人喝了。再就是从燃烧的香头上取点香灰，说是仙药也叫吃了。这就是巫婆治病的方法。如果治不好病人的病，她们就爬到八仙桌上跳大神，舞

桃木剑、耍落魂幡、敲镇妖鼓、摇降妖铃。蹦蹦跳跳舞弄一番，弄得乌烟瘴气。一旦病人死了，巫婆就说：“命该如此！”找个借口一走了之。

这一带的山沟、崖头、村村寨寨里死的人多了，没人管。

老贵家的小儿子牛橛子也病倒了，牛老贵两口子急得直转磨，他们舍不得钱到城里请医生给孩子看病，也请来巫婆跳大神，跳不好就吃香灰、喝佛水，烧香摆供、磕头许愿，这一套还治不好病。其结果是咒语念的越高、越长，橛子的气越喘越低、越短，最后不喘气了，翻了白眼，人是不行了。而巫婆一口咬定牛橛子是前世作孽、阎王报应、命该如此。

牛老贵两口子呼天喊地，还要给巫婆神汉一块银元做谢礼。牛橛子的两个哥哥嫂嫂却跟没事人似的，不声不响地就等着发丧了。牛老贵只得叫老婆带两房儿媳给牛橛子赶做寿衣装老。于是，老婆眼含热泪拿出两匹紫麻布，婆媳三人粗针大麻线的连夜给橛子做了一套棉袄、棉裤、新鞋、新袜、花帽子。大热天人都热得满头大汗，七手八脚地给牛橛子穿戴完毕。牛老贵在前院北房当门设一张灵床，牛石柱、牛木桩哥俩把牛橛子头冲门、脸朝天、脚登墙往灵床上一放，大嫂拿一张黄表纸盖在牛橛子脸上。大热天有人端来一盆火给牛橛子烧纸钱。老大端一盏油灯放在灵床前，这叫照尸灯。他对守灵的妯娌俩说：“你两个别光顾干活，看着点，别让猫呀狗呀的跑进来。”

“哟！”大嫂吃惊地问：“猫狗进来怎么啦？”老大牛石柱神秘地说：“怕橛子借了猫狗的阳气诈尸，那就麻烦了。”

“是啦。”妯娌俩点头答应着，往灵床旁边的长凳上一坐，手不闲着地穿锡箔、叠元宝，准备出殡时焚烧。

大嫂看灵堂里没有别人，便压低声音说：“他二婶，你平常老说咱们家就五十亩山坡地，要是分家，一家才分十多亩，现在老三没啦，你家能分二十亩啦。”

“呸！”木桩媳妇翻了翻白眼说：“你们是老大，除分二十亩地外还赔受爹娘的十亩幡杆子平川地，你们就有三十亩啦！而且还都是好地。我们才二十亩老山坡地。”

大嫂陪个笑脸说：“老三不死，你们才十多亩地。现在他死了，你、我都比他活着强。”

木桩媳妇仍觉得不平，她说：“一个爹娘生的，凭什么老大就该多分？”

妯娌俩话不投机，都不说话了。木桩媳妇无意间扫了一眼橛子脸上的黄表纸，她好像看见黄表纸动了一下，不由得“啊！”了一声。

大嫂看见弟媳脸上吃惊的神色，问了声：“怎么了？”

木桩媳妇惊魂不定地指着牛槪子脸上的黄表纸说：“动了。”大嫂忙放下手中的活计，回头去看，也觉得好像看到了什么。妯娌俩都放下手中的锡箔，聚精会神地盯住槪子。

突然，牛槪子灰头土脸地坐起来了，他口渴难禁，睁开两只饿狼似地大眼，转过面无血色的瘦脸，直盯着两个嫂子大叫一声：“渴——！”可不得了，这一声喊叫吓得两个女人腿都软了，惊叫着挤作一团。

牛槪子看见桌上的茶壶，他挣断了捆在两只脚上的棉线，猛地跳下灵床，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他从地上爬起来，抢过茶壶，嘴对嘴“咕咚、咕咚”就喝水。

两个嫂子吓得鬼叫。她们抓起穿成串的锡箔遮挡护着身子往门口那边挪，妯娌俩惊叫着想夺门而逃。没留神，她们手上的锡箔串被照尸灯点着了，他们胡乱地甩着双手，想摔掉“噼噼啪啪”燃烧着的锡箔纸，不成想又引着了草席、被褥，大火又烧着了大嫂的袖子、二嫂的头发。她们顾不上拍打身上的火苗，连滚带爬不顾一切地挤出灵堂。她俩跳着脚地大喊：“快来人呀！老三诈尸啦！”

其实槪子没有死。因为他高烧过度，外寒内热发不出来，又因他近日水米未吃一口，身子太虚，失去了抵抗力。再加上巫婆凶神恶煞地穷折腾，把他的精神伤了，所以渐渐地上不来气，即便有点气，也是气喘如抽丝了。乡下人用长满厚厚一层老茧的手去试牛槪子喘气不喘气，那是试不出来的。所以，大家误认为槪子断气了。用中医的话来说槪子是“虚脱”，用现代西医的话来说是“休克”、“假死”。

牛槪子病重期间被他哥哥灌了一些“佛水”，“死后”他娘又给他穿上一身棉袄棉裤，三伏天这么一捂，再加上火盆一烤，憋在他心里的汗渐渐沁出来了。因此，他慢慢地有力气呼吸了。

起先，由于呼吸微弱，再加上两个嫂子光顾上说话了，没人注意到槪子喘气。而且这几天山区死的人太多了，没有一个死而复生的，牛槪子突然坐起来、说了话、还喝了水，可把两个嫂子吓坏了。

牛槪子听到“老三诈尸了”的喊声，激灵灵打了一个寒战，他经常听老伤兵讲一些天南地北的所见所闻，他知道“诈尸”是这一带老百姓最害怕的、又是最愤恨的魔鬼，人人遇见“诈尸”，都会群起而攻之，直到把哪个“诈尸”打死才算完了。想到这他急眼了，他不能站在这儿被烧死。他不顾大火封门，牙一咬、眼一闭，“呼！”地一声窜出了被大火封住的房门。他的头发、眉毛烧焦了，棉袄、棉裤也冒烟起火。正巧，他大哥牛石柱端一盆水前来救火，看见一个火人奔到面前，他不问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脸泼将过去。牛槪子身上的火被泼灭了，可

是他收不住脚，一头撞在牛石柱怀里，将牛石柱撞了个仰八叉，后脑勺撞在地上的石头上，当场鲜血直流。石柱媳妇一看急了，忙从小白褂上撕下一条布给石柱包扎。

这是牛橛子大病刚好，还没有完全恢复体力，要是在生病前，这一撞就能把石柱撞死。可是，牛橛子也被撞得晕晕乎乎站立不稳。

这时，老二牛木桩手舞一把竹扫帚从大门外冲来，对准牛橛子劈头就打。牛橛子本来就立脚不稳，又是冷不防，被打得头昏眼花摔倒在地。这时，牛橛子脑子忽然清醒了，他知道老二心狠手辣，对他能下毒手。他不敢怠慢，没等牛木桩第二次举起扫帚，他就地一个翻滚，顺手在地上抓一把黄土，对准木桩的眼睛撒去。就听木桩“哎哟”一声，丢下扫帚忙揉眼自救。

牛橛子趁机刚想夺门而出，谁知老大石柱包好了头上的伤不去救火，而是找了一根顶门棍，抢前一步堵住大门。

老大、老二两个七尺男子汉，又都是壮劳力，要收拾一个大病初愈的十七、八岁的毛孩子哪还费事。虽然牛橛子明知不是两个哥哥的对手，但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他把牙一咬决心拼了！想到这，他顺手从地上抄起那把竹扫帚，转身向堵住大门的大哥冲去。

“不准动手！”大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叫声。大家抬头观看，不由牛氏三兄弟一起喊了声：“娘”。原来是牛老贵媳妇到了。她抱住牛石柱的后腰说：“不能打！那是你的亲兄弟！”

“能打！”在牛老贵媳妇身后传过来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家顺着声音抬头一看，都很吃惊。原来是巫婆在人群中站立。她身高在五尺上下，细眉大眼、鼻直口小、细腰乍背、两个乳房鼓鼓。披头散发、两耳银圈、脸抹官粉铜钱厚、胭脂两腮二指宽。头戴莲花冠、身披黄色袈裟、下身大红长裤、两脚白袜云鞋。左手揪住橛子娘的后衣领，右手挥着桃木剑指着牛橛子，对橛子娘大声地说：“他不是你的儿子，你的儿子死了，他是‘旱魃’！”

“他不是‘旱魃’！”橛子娘吓坏了，她提高声音争辩地说：“他是我的儿子，千万不能打！”

“能打！”巫婆点燃一张佛旨，举着桃木剑大声喊道：“善男信女们，你们要一齐动手打死这个‘旱魃’！‘旱魃’不死，你们村要大旱三年，到那时候你们都得饿死！”

山里人听说旱魃不死要大旱三年，都慌了神，喊一声“打！”一齐动手，举起杈把、扫帚、扬长锨一齐向牛橛子打来。牛橛子哪能抵挡得住。

这时牛老贵也赶来了，他怕儿子被打死，连忙出来阻拦大家。他急切地说：“老少乡亲，咱们还是先救火吧，要是火上了房，会引起全村的大火，到那时再想救火也来不及了！”

“对！”有人跟着喊：“全村的房子烧了，咱们就都无家可归了。”

牛老贵大喊着“救火呀”，带头端起水盆向失火的北房冲去。牛家门前大多数人都放弃了牛槲子端起水盆救火去了，只有牛石柱还举着顶门棍要打牛槲子。牛槲子他娘仍死死抱住牛石柱的后腰不放，同时扯着嗓子着急地大喊，叫牛槲子快跑。

牛槲子见娘心疼自己心里一阵发酸，想喊一声娘，也没能喊出来。他恨死巫婆了，他看只有巫婆把住大门，心想机会到了，举起扫帚冲到巫婆跟前，“唰——”地一下向巫婆脸上打去。巫婆吓得“哇哇”直叫，急用桃木剑推挡，哪能架得住呀！“唰——”竹扫帚苗好似万簇银针刺伤了巫婆的脸、手及前胸，牛槲子又用力一推，把巫婆推翻在地，牛槲子使尽全身的力气高高跳起，一只脚踩在巫婆的胸口，另一只脚踩在巫婆的脸上跑出大门。

大门外也有一群人，见牛槲子窜出大门，一齐上前阻拦。牛槲子舞着扫帚留神细看，见小孩多大人少，女的多男人少，空手的人多拿棍棒刀斧的人少，心中暗喜。他学唱戏的“哇呀呀——”一声怪叫，吓得闺女、媳妇、小孩们乱跑，只有他哥哥石柱是个勇将，可惜他背后老母亲抱着不放，没有机会过来和槲子对打。牛槲子趁此机会大喊一声冲出重围，向场边跑去。他身后的一群孩子高声喊道：“快追呀！早魃跑不掉啦！前边是悬崖——！”

“是呀！”牛槲子被孩子们提醒了。

原来，他家大门外是一片晾晒庄稼的大场，场东边是一个悬崖，悬崖有两丈多深，下面是一块梯田。

牛槲子已无路可走了，身后的人群怒吼着逼近了，其中就有手举顶门棍的大哥。他心中暗想：“摔死也比打死强。”他把心一横，牙咬得咯吱咯吱响，抱着那把竹扫帚，螫的一声跳了下去。还好，他落地时是脸朝下，身前抱着竹扫帚，崖下的梯田是一块深耕过的松土，有弹性。何况他还穿着一身棉衣，所以他既没摔昏也没摔伤。他爬起来，又往下一层三尺深的梯田跳去，最后钻进一块高粱地里去了。

牛石柱和一群男女青年在巫婆的指挥下追到悬崖边上，眼看槲子跳崖跑了，他们又不敢跳崖，只得转回头顺山间小道往山下追赶。待他们把那块高粱地围住，早不知道牛槲子跑到哪去了。

二 死里逃生

牛橛子钻进高粱地已经累得跑不动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大病初愈，又是几天没吃东西，还穿着一身棉袄棉裤，经过一场生死搏斗，汗水早把一身棉衣湿透了。他躺在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觉得非常疲乏。他累了，但是不敢睡觉，睁着两个大眼，透过高粱棵的空隙望着蓝蓝的天空。这时，几朵白云缓缓飘过，他觉得自己就像这片白云一样四处游荡无家可归了。白云还可以随风飘移，哪里需要哪里去，我到什么地方去呀？这时他才觉得只有爹娘最疼爱他，处处护着他。两个嫂子最坏！她们不该在自己大病初愈时大喊大叫地对大家说：“老三诈尸啦！”可恨两个哥哥不说老三应该养病，反而要打死自己。更可怕的是那个巫婆，向全山村的老少爷们宣布他是“旱魃”、“厉鬼”，说他是造成三年大旱的罪魁祸首，威逼着村民一齐动手打死他。就是这个巫婆把他变成了孤魂野鬼。他本是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孩子，现在变成孤苦伶仃的流浪汉了。

他打消了想回家的念头，决心找个地方蹲几天，他这样想也就这样做了。他顺着高粱地北头的山沟向北崖头爬去，他知道北崖头有个山神庙，庙虽小但也能住一个人，平时没有香火，能躲几天。庙后有一眼山泉，先到那弄点水喝再说。于是，他顺着北山沟向上爬。才爬到北向阳坡，抬头一看，荒坡上长满了醋溜子。醋溜子是野生山果，好吃不好摘，因为它全身长满了一寸多长、火柴杆粗细的针刺。紫红色的枝条在绿叶的衬托下，在西山头阳光的斜照下，结出了金黄色的、绿豆大小的浆果。这些浆果饱得圆鼓鼓的，早勾起了牛橛子的馋虫，这是他平日的美食佳肴，也是他的小琴妹子最爱吃的浆果。他不顾针刺扎伤，钻进醋溜子地里用嘴叨啃浆果吃。“哟！真酸，好吃。”就是浆果太小急急吃不饱，不解饿。他正在急不可耐的时候，忽然听到羊群“咩咩”的叫声，他抬头一看，认识，是后沟洼的羊群，羊倌姓边叫改之。大家为了顺口叫他“鞭杆子”，鞭杆子今年十七岁。牛橛子饿极了，没和鞭杆子打招呼便扑进羊群，抓住一只母羊按倒在地、掀开羊的后腿、张嘴叼住羊的奶头、使劲吸裹奶汁。牛橛子的这一举动早